



绿物语

GREEN STORY

镰足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绿物语 / 镰足著. — 哈尔滨 :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,
2012.9
ISBN 978-7-5318-3712-1

I. ①绿… II. ①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28073 号

绿物语

LYU WU YU
镰足 著

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 225 号 邮编 :150016
网 址 www.hljmsscbs.com
策划出品 广州漫友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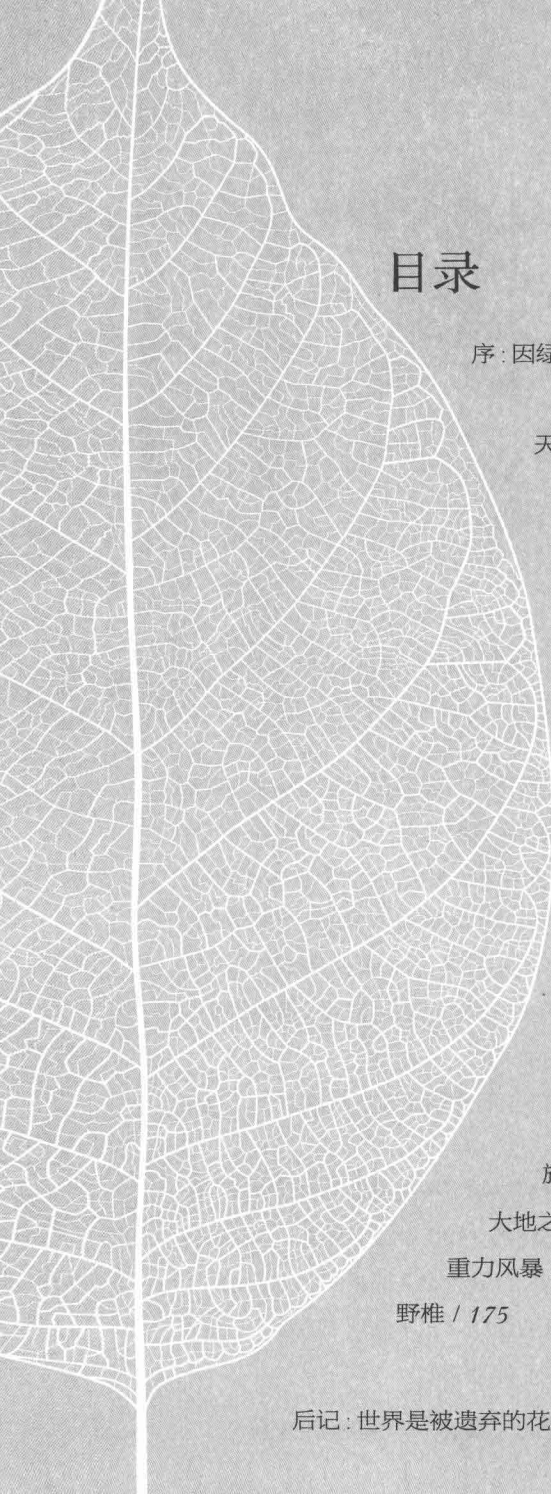
出 品 人 金 城
责任编辑 李 旭 李文博
策 划 杨建楷
设计制作 陈少英
制版印刷 广州市天盛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
印 张 6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2.80 元
书 号 ISBN 978-7-5318-3712-1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绿物语

GREEN STORY

镰足 著



目录

序：因绿 / 4

天谴 / 8

虹草宴 / 17

永夜之白 / 31

云端之葵 / 41

黑白庭院 / 49

秘境 / 61

替身 / 72

风之益 / 83

蛛丝巢穴 / 94

殊途同归 / 107

夜雨埋葬 / 122

旅行，即将熄灭的瞬间 / 134

大地之歌 / 149

重力风暴 / 162

野椎 / 175

后记：世界是被遗弃的花园 / 186

< 序 >

因绿

有一天中午，勉强吃完简易午餐的我，背靠在沙发上左摇右晃地打瞌睡，嘴里还残留着西红柿和凉拌菠菜打架的味道。后来我迷迷糊糊睡着了，很快进入奇异的梦境。在梦里面我从沙发上挣扎着爬起来，打开木头大门后听到外面一阵令人眩晕的蝉鸣声。水绿色的蝉鸣声浮游在蓝白色的天顶里，令我想起现在是夏天，少年和少女热爱的夏天，所有生命都生机勃勃，然而梦想和失望都会被灼热消融，回到最初的纯真的季节。夏季是个失而复得的季节。

有个年轻男人倚靠在门前的树下，目光炯炯地看着我。

“你不困吗，化野？”我问。

他没有作声，他总是这样，沉迷于那个令人惶恐的植物世界。他搜集了很多植物的叶子和果实。他把那些东西都做成标本、卡片、笔记本来卖，那些东西都很贵，但郁闷的是它们全部被人买走了。这个世界真是疯掉了。有些人穷得一天只能吃半包小浣熊干脆面，有些人却用几百包小浣熊的钱买一片枯萎发黄的树叶。

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然后闻到他身上熟悉的香味，来自于遥远大自然的奇怪味道……是一种能令人情不自禁闭上双眼好好享受的味道。闭上眼睛，却更加清醒了，这挺奇异。

最近化野隔三岔五出现在我的梦里，穿着灰色衬衫的他总是靠在树旁，神情恬淡。梦里面我总是和他作断断续续的对话，有时候他是话题终结者，比如我说：“你和你弟子有没有擦出火花？听说他总是给你洗衣服呢。”他回答“他洗的衣服不够干净”。有时候却意外健谈。他会提起一些稀奇古怪的经历……他的眉毛如同鸟类的羽毛，在半空中上下纷飞。

“这次又去了哪里？”我拍他肩膀。

“一片美丽的海。”他回头看看我。

“是嘛，有空讲给我听听……对了，我把你的故事全部记录下来了哦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也想出书啊，想赚一点点小钱。”

“那种故事，有人想看吗？在如今这个浮躁空洞的世界。”他嘲笑我。

“也许吧……”我不是很确定，作为一个神隐在偏僻乡村的三流写手，我的自信心一直不够，我热爱着这个行业，却又不希望完全沉溺其中，所以断断续续写了一些短篇，“但是，一定会有人喜欢。我坚信这个世界上没有让所有人都觉得完美的事情，也没有完全被拒绝、讨厌的糟糕东西。只要有一个人看完后说一句‘真的很喜欢’，那就足够。”

“到时候分点钱给我！”

这本关于化野旅行的故事，本来叫做《植生物语》。他是一个年轻的医生，他总是喜欢四处流浪，他喜欢干净简单的美食，他喜欢和未知的明天作无谓的交谈。他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，他是的确存在的，有很多阅历的男人。只不过，他只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梦醒后他就会消失在柔软的风里，化为灰烬。

“植生物语？为什么是这个名字？读起来有些怪怪的。”

“因为我想不出其他名字啊。一开始准备叫植物物语，但是读起来也绕口。”

“但是这个读起来更像直升植物语啊。开着直升飞机到处救人的医生，好现代化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如叫《绿物语》吧？”他对我笑。

“可是，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是绿色的吧。你在旅途中看见过的植物，黑色的花朵，紫色的根茎，蓝色的笑容……”

“你真是傻。”

世间所有植物，不论何种姿态和颜色，内心均流着绿色的血液，它们抚平创伤和哀愁，粉碎沉淀分解后组合成虚无的翅膀飞向地平线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但不知为何，在一夜之间却变成了另外的模样，高唱毁灭的诗歌，就好比所有人生来都相信一句话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

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个善良的人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但总有一部分人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不善良的人。白色和黑色之间，之隔着模模糊糊的一道墙。

“你所看到的，均是表面。”

——要读懂植物的内心世界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
就好比要完全理解少女眼泪的意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绿色汁液是植物的眼泪，如同血液一样源源不绝。我不是化野，我一直单身在家无所事事，唯一的爱好是在院子里种菜，问村妇买新鲜的鸡蛋做蛋糕。所以我大概不会太明白情感这东西。

“好啦，你继续思考。我也要出发了。”化野朝我挥挥手。

我在那个丧失温度的夏天醒过来，家里面空无一人。逼仄的空间里笔记本散发出幽蓝的光。桌面上依旧放着昨天下午制作的蛋糕，奶油已经开始融化塌陷，沉沦在一片模糊不堪的海岸线。蛋糕边上摆放

着一簇惨白的野花和几颗神秘的果实。我记得化野曾经和我说过，你了解别人的内心，必须先闯入他们的世界，那可是有危险的。想要得到什么，必须付出什么，这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法则。

我想知道植物会不会痛，会不会绝望和愉悦，会不会对人类的强大傲慢不屑一顾。所以，我只能吞下这些奇妙的果实。

我决定继续讲这个有点不讨好的故事，它的名字叫《绿物语》。

我的内心世界也是一片漫山遍野的绿。但这并不是一系列讲绿色怎么蔓延的故事。它只想告诉你，植物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，世界不是看起来那么和平的。你最好有心理准备……

如果你实在想要知道我写这个系列的起源，那我只能告诉你，因为绿，因为我是一个像新生植物一样的和平温吞的男人。和平者其实也想告诫一些人一些道理的。

天谴 羊羶

【一】

我是爬过几座山，才来到眼前这个小村子的。秋天的雨刚刚停止，树林子里湿漉漉的。树木挺奇怪，绿得过分，像是没有调配均匀的油彩，它们在被日光投射时也会摇摇欲坠地闪光。当我穿行其中时，总感觉有人在背后注视着，但当我猛地回头去看——

却是什么也没有，只是寂静得如同沉睡梦境的小树林。

“你就是化野医生吧？真不好意思，让你爬几座山赶过来。”走出树林，和我搭话的是个清瘦的中年妇女，挽着一个干净的发髻。

没错，表面上看来我是个再正常不过的医生，但背地里我总是在研究各种植物，最近有一些古老的植物引起我的注意。

“没那回事，这也是我的工作……”我客套地回答，“话说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其实不用她回答我也能看出问题所在。她的肌肤带着一点微微的绿色，好像是天生的，瞳孔中也闪烁着萤绿色的斑点。就在不远处，一个老人也有着同样的问题，只不过他的症状就更加严重一些，像是被谁泼中了绿色油彩还未来得及清洗。他行动缓慢，表情祥和，看不出有任何痛苦。

放眼望去，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谁染成了绿色。到处都是深深浅浅的绿色，宛如一个移动的森林。

到底是怎么了？

〔二〕

跟着那妇女走进位于村庄最西边的家，我把背上的药箱卸下来。

“这是你孩子？”我指着坐在地上的男孩问。他约莫七八岁，不大愿意和陌生人说话的样子，只在门打开的一瞬间朝我看了一眼。我察觉到他的身旁有只盛着清水的碗，他时不时地端起来喝两口。

“啊……对啊。只不过，这是我最小的孩子。上头还有一个女儿。”她解释。

“那么她现在人呢？还有，你丈夫呢？”

“……其实他们，已经失踪了半年了。”她表情祥和，没有任何波澜，像是说着一件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。

“那村里人不去找他们吗？”

“找不到的，他们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”

“嗯？”我有点不明白。

后来妇女告诉我，这里时不时就会有人突然失踪。昨天还好好的人，到第二天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如同被阳光蒸发的雾气，哪也找

不到。起初他们都很害怕，怀疑是村里有人杀了他们埋在山的另一边。但村长派了人四处去搜寻，没有挖到任何尸首，所以事情最终还是不了了之，慢慢地，村里人开始对失踪事件变得麻木，他们这么安慰自己，那些人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忧愁只有快乐的世界。

“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……”她突然抬起头来看我，“每次突然失踪的都是那些症状特别严重的人，我丈夫和女儿也是……”

“症状？噢就是绿色……”我突然想到了植物，村外那些绿得过分的树木。它们看起来是很诡异。

我在以前听说过有植物杀人的事件，用枝条捆绑人类，喷射毒液，那些绿色的液体可以将人体彻底融化，然后供树木的根吸收。但按照之前的资料，村民是不可能一天之内消失得无影无踪的，所以不可能是这种杀人植物。

只是，人体皮肤变成罕见的绿色，那又是怎么回事？我想突破点就在此，搞清楚皮肤变成绿色的原因，也许就知道那些人去了哪里。

[三]

午饭是在她家里吃的，都是美味的新鲜蔬菜。但孩子似乎对此不感兴趣，他只是不断地喝着碗中的水。屋子里并没有风，但碗中的水总是不安分地旋转，起着波纹，仿佛有着生命一样。

“这水就那么好喝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嗯！”他使劲地点了下头。

孩子的母亲告诉我，这水其实不是普通的水，是村东那棵大树流淌下来的汁液，因为带着清淡的甜味，消暑解渴，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村里人都很喜欢喝。

“呃？”好像存在着什么线索。

“绿色”“植物”以及“树的汁液”，这几个词组反复出现在我

脑子里，突然间我像是明白了什么，“问题应该出在这水里！”但男孩已经把碗中的水都喝光，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。

“家里还有这水吗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了……”

“赶快和我去树那边。”

于是我们快步去了村子东边的小树林，那里遍地都是奇怪的一人高的树，但在最中央，似乎是有着一颗巨型的树。我在来时的路途也看到过的那棵，枝繁叶茂，树上没有任何鸟类栖息。这是棵在这片土地孤独生长了上千年的古树。但我无法确定这棵树的名称。

“就是这棵了……”妇女气喘吁吁地对我说。

“那种特殊的水，在哪里呢？”

“现在还不是出水的时间。你刚才跑得太快，我来不及告诉你……”她露出为难的表情。

“要到什么时候才有？”

“月底。”

“对了，周围那些小树是什么呢？你们种的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是……应该是古树的子嗣吧，但很奇怪这些树一直长不大，只会一年年地增加数量……”

“这样啊。”

离月底还有五天的时间。正好前阵子太忙了，现在就权当是休假吧，我这么对自己说。但空气里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嘲笑我，“你一年到头都在休假吧！哪里忙了？”我不去理会。

[四]

然后我在这村庄住了五天。五天里我走访了多户人家，问他们关于树的事情。很多人都表示这树在没有人居住的时候就有了。后来祖

先来到这里，发现这里虽然是盆地，阳光却也充足，土地由于长年累月吸取腐烂草根叶子的营养而变得格外肥沃。所以就有几十人决定在此定居下来。当时那棵树周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。大家在树的周围种上别的树苗，很奇怪那些树都存活不了多久。

失落的人类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，古树则露出委屈的表情，它不会说话，所以人类不可能去问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之后过去一百多年，有居住在别处的人路过定居下来，再加上自身的繁衍，人的数量已经由当初的十几人扩大到几百人。有人突然发现古树会定期流下一些干净的水，劳累的人们路用过双手接着喝，意外地发现水是那么清甜解渴。

只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皮肤变成绿色。

大家整天都忙着耕种，进食，说笑，喝水，睡觉……到最后的收割。每一天都是那么踏实，时间都被充分利用，变成绿色什么的，因为没有任何疼痛感，所以完全没有在意。

但后来出现了奇怪的事情。

有人无缘无故地失踪了。

一开始大家还认为那些人翻山越岭去了外面，过几天就会回来。但那种侥幸的心理到最后并没有被证实，反而失踪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。失踪的人没有规律，有老人也有小孩子，有男人也包括女人。

“那些第二天突然失踪的人，之前有做出过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……一切都很正常……”有人回答。

似乎理不出任何头绪。

“从今天开始你们不要喝那棵树流下来的水了！”我只能这样对他们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人群里一阵嘈杂的反对声。

“因为那水……有可能就是失踪的原因。”我只说有这个可能，毕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所以做医生的不说绝对的话，因为我也搞不

清楚植物的汁液和失踪有什么直接的关系。一切都要在树木开始流淌神奇之水的那夜才会水落石出。

[五]

那个夜晚终于到来，一群人浩浩荡荡赶去古树生长的地方，听说只有在夜晚才能接到这神奇的水，到第二天水源会变成断断续续的水滴。每个人都带着诸如葫芦，木制的水瓢之类的容器。

在月光下只等待了几分钟，我便看到从未见过的神奇一幕，大概是半夜十二点，树木的枝条开始由原先的笔直缓缓伸展成柔和的曲线，树枝末梢垂向地面，齐齐滴滴出清澈细细的水流，并且散发出独特的清淡甜味。

第二天一早我用带来的特殊放大镜观察碗中的水。果然，这里边都是植物的“种子”。这“种子”有别于一般的种子，小得人类的肉眼看不见。而且种子都是透明的，所以水看起来清澈无比。一般植物的种子进入人体，过几天就会被排出体外。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，有一些植物，它的种子进入人体后会寄生在里面。根据树木的形体，又根据“种子进入体内会不断吐出叶绿素”的事实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极其罕见的“天谴”。这种树非常稀有，传说一千年前就差不多绝迹了，没想到这个闭塞的小村庄里还生长着一棵。但遗憾的是资料记载得并不完整，喝水之后会发生什么，上面没有写，只说人的皮肤有可能会变成绿色。

“所以说，完全没有伤害？”我这么考虑，“只是皮肤变成绿色的话，还是无法搞清楚人为什么会失踪。”

事情到这里好像进入了僵局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种水不能再喝了。

只要不再喝这种特殊的水，就不会再发生人不断失踪的事情。

.....

那天晚上半夜的光景，我因为考虑太多而头疼不已，于是爬起来去外面瞎转。起床后我突然发现那男孩在外面慢悠悠地走着，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布衫，我看到孩子一脸麻木的表情，是青黑色的，有点恐怖。本来我想抓住他肩膀问他大半夜的要去哪里。但我转念一想倒可以观察一下这孩子究竟要做什么，也许会发现一点意外的秘密。

有点令人郁闷的是那孩子移动得非常慢，像是生锈的机器，我等了大概一个小时才跟着他走进了神秘的小树林。

“究竟是要做什么呢？”我想。

[六]

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我大吃一惊。

只见那孩子往某块空地一站，就不动了。我走上去试探他的呼吸，异常的轻缓，像是时刻都会停止一样。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他的皮肤开始由柔软变得粗糙，像是……树木的皮。而从地底突然伸出的枝条包裹住双腿，然后慢慢往上缠绕，密不透风，如同加工一个精致的玩具。

“糟糕……”我突然明白过来这孩子会变成一棵树，或者说会被树木枝条完全包裹，窒息而死，忙用随身带的小刀去割树皮和树枝，虽然那些活动的枝条非常的柔韧，但我还是从它们手里救下那孩子。只是不知道粗糙的皮肤还能不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这么想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脚底下流着的水。

水？会活动的水？这里面包含了植物的种子……

我想我已经明白了。

远处跑过来孩子的母亲，她边跑边喊，“化野医生，我孩子不见了！”

“孩子在我这呢，很安全！”我回应她。

等到走过来摸到孩子的时候，她终于忍不住痛哭了起来，“这孩子是我唯一的依靠了，丈夫和女儿都已经不见了，要是这孩子也突然失踪了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……”

看到她手足无措的样子，我突然明白，原来之前的平静，都是装出来的，爱着的人突然消失不见，谁都会崩溃会一败涂地。

就让我来补全历史资料上的空白。

这种叫做“天谴”的树木，它将含有种子的汁液流出，让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饮用，然后寄生在肠胃，那些种子有着自己的意识，可以自由行动，它也可以控制人类的神经，让人类慢慢变得如同树木。等到人体内寄生了足够的种子，它们便可以控制整个人的行动，最后慢慢跑去古树边上的树林，彻底变成树木。这么说可能有点惊世骇俗，但我想这千真万确。树木在人类的眼里从来都是安静的生物，可谁又知道它汹涌的内心，它在预谋些什么……所以那些看起来差不多的一人高的树，应该都是那些失踪了的人。

所有人没有失踪，只是他们变成了树而已。

我这么解释。

“可是为什么看不到他们身上的衣物？”有人这么问。

“这个……据我观察，那些应该都还在树皮里面。”

“我们一起去把他们都救出来！”

“没有用了……”我摇头，“即使砍倒了剥去树皮，里面也都是和树木差不多的生物，‘他们’已经不是人类了……”

“那我们去把罪魁祸首砍掉！”有人叫嚣。

我还是摇了摇头，制止了他们。

“根据资料，传说天谴这种植物，在过去因为触犯了生物界的条律，被惩罚一生没有子嗣，即一棵树从生到死都无法孕育新的树苗。我想它一定只是太孤独了，看着你们的群体在一百年里由十几个壮大到几百个，然后是上千。所以它才会动了一点嫉妒的私心，想让那么